



上海骑手的15天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已经到了缺调味品的时候了。4月14日,上海市长宁区,饿了么骑手黄明接到一位居民帮买盐的电话,对方说没有盐,抢的菜也没法吃。黄明骑着电动车跑了半个多小时,问了5家店才找到盐。他买了最后10包,1包给那位居民,剩下的留着备送。骑手群里已经有人在问哪里还有盐。

另一位同时跑蜂鸟和顺丰等4家平台的骑手岳冬川,也接到客户电话,请他帮邻居买盐。最终,他没买到盐。买了两罐豆瓣酱。对方没提加配送费,他也没说,塞袋里顺手送了。

大上海可能不缺物资,但是感觉非常不均衡。岳冬川说。

接受采访的骑手们否认最近传说的日入过万,称这种情况非常少见,除非当天接的全是路线单一、奖励金额高的企业单,要不那心得黑到啥程度?

他们决定去跑单

4月10日,黄明接到公司催他出来跑单的电话时,已经吃了一周的老干妈辣酱拌饭。

他所住的小区因有密切接触者,从3月26日开始封控管理。当时的消息说封4天。黄明和3个安徽老乡兼室友一起买了5公斤大米、少量青菜,早上睡醒吃一顿、下午饿了再吃一顿,想着4天怎么熬都能熬过去。

没想到,4月1日小区没解封。当时社会和企业不断呼吁,释放运力,两个室友决定外出跑单,代价是出去就不能再返回。

黄明被同在上海打工的妻子劝住。妻子说,病毒对人肯定有害,不管大小,如果感染隔离,活儿也白干,别冒险了。

他和另一个室友花280元买了25公斤大米,并收到社区发的1包泡菜、3颗洋葱和几个土豆。

4月1日这天,住在集体宿舍的美团骑手张年也决定和7个室友外出跑单。除了响应释放运力的号召,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吃腻了方便面。集体宿舍没有厨房,只能用唯一的电热水壶烧水泡面,嗡嗡地几乎从早烧到晚。

张年说,离家打工都是为了挣钱,在宿舍待着肯定什么都挣不到,不如出去碰碰运气,而且他具备在疫情中工作的经验。

张年26岁,到上海打工前,在武汉送外卖。2020年年初,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他被迫暂停腊月二十九回河北老家的车票,在租住地一座有100多栋居民楼的社区,当志愿者。

那时想法跟现在差不多,都是为了吃饭、生存,出来当志愿者有饭吃。张年表示,出租屋里什么也没准备,5个年轻室友全都到小区当志愿者,大家有力气、熟悉路线,帮助社区卸菜、送菜、消毒。

当时,他们真正地在跑最后一公里。政府分发的物资拉到小区门口,他们卸车后住各个楼栋送。

武汉早期疫情猛烈,他们光着身子穿防护服,戴着大尿不湿,小便、大便都在里面解决,直到晚上睡觉才能脱掉冲洗,住在临时搭的棚子里,不能回楼里住,武汉那时候真苦,但是大家目标很纯粹,就是那几项任务,效率高。

20多天,武汉疫情稍缓,越来越多的社区年轻人出来当志愿者。张年等6人抽出身干原来的活。他们所在的外卖站点,经当地指挥部协调,接受了为居民配送药品的工作。

每天有一人专门盯在那里,往他们身上调单。张年回忆,药店开门后,他们只负责取药、送药酒,前期求药信息、诊断、配药、找药已有专人完成。封的时间长了,许多居民特别是老人缺货。

送药是有偿的,跑一单能拿一单的配送费。张年表示。

张年觉得,武汉一开始措手不及,比如他们所在的小区居民储备普遍不足,大概前十天特别难,但大批物资到后,能做到快速分发,不惹怒、不惹恼。

在武汉封了76天后,张年重回街头送外卖,由于平台配送费一降再降,到最后一单也跑不出什么钱,转到上海打工。上海一天大约能高两元,一天跑50单就多挣100元。

这样在上海一干就是两年。

4月3日起,张年的小区通行证不管用了。一些平台公司称协调定点医院,实际上并没有向他们开放。酒店的理由是,价格没谈妥,属地有规定不接待流动人员,或者被征用。他让没出来的朋友把褥子从窗户扔出来,住到一座高架桥上。

他们第二次收到社区发的蔬菜包:两根胡萝卜、两个土豆、两个西红柿、1块姜、几瓣蒜和1盒罐头。

黄明把这些菜分给邻居,决定出去跑单。

全变了

走出小区,黄明才发现外面的物价已十分离谱:10公斤东北大米,160元;5升装的菜籽油,以前130元能买两桶,现在只能买到1桶。一位客户想吃橘子,市场的摊贩不按斤卖,按个卖,每个5元。客户在微信视频那头也惊呆了,表示吃不起,不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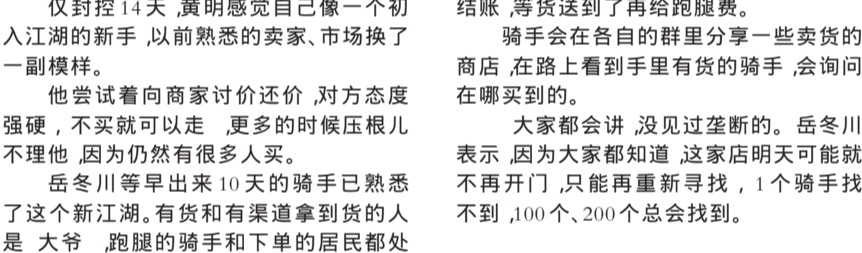
4月10日,上海市黄浦区,一名骑手即将出发送货。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李强/攝



4月1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一名骑手将生活物资送到某小区门前。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李强/攝



仅封控14天,黄明感觉自己像一个初入江湖的新手,以前熟悉的卖家、市场换了一副模样。

他尝试着向商家讨价还价,对方态度强硬,不买就可以走,更多的时候压根儿不理他,因为仍然有很多人买。

岳冬川等早出来10天的骑手已熟悉了

了这个新江湖。有货和有渠道拿到货的人是

大爷,跑腿的骑手和下单的居民都处于

弱势地位。

接单形式、取货方式和送货路线都在

重组。

骑手一般分为专送骑手和众包两类。

张年解释,虽然各家平台的叫法可能不一

样,但是简单理解就是专职和兼职的区别。

专职骑手供职于一家平台,工资以月

结为主,由系统派单,负责一定范围的商

圈,优势在于每一单配送价格较高、稳定。

兼职骑手更自由,收入日结,可以接全市、

跑全市,配送费不固定,可以同时多家平台

兼职,但是需要抢单。

一名专送骑手打开手机上的骑手系统

向记者介绍,地图上的红色圆圈代表他们

站点负责的商店,颜色越红,外卖单越多。

封控管理以来,许多商店停止营业,或在偷

偷营业,不再线上展示,骑手很难在系统上

准确看到货源和店铺营业信息。派单量急

剧减少,许多专送骑手也转向跑众包,帮

买、帮送。

在众包骑手登录系统后的页面,记者

看到,大厅里展示着一列看不到尾的待

派单。张年说,放在疫情前,大家扫一眼就

能判断是否抢单,现在,不但要看距离、路

线、价钱,最关键的,要看具体买什么。

以往的路不一定通。上海的骑手多集

中在静安、黄浦、徐汇、长宁等市中心及

附近区域,这些区域遍布知名店铺、商超和

商业步行街,正常状态下每天发出大量派

往全市的单,现在,商店普遍关门,骑手自

前往往浦东,其他地区的路线也需要重新

考虑,因为不清楚哪条路已经断了。

岳冬川在闵行区遇到许多次临时封

路,地图显示可以通行,到了路口才看到有

围挡,手上的单不能放弃,第一次只能绕

路,要绕很远,想尽办法都要给人家送过

去,但是再看到那些区域的单就不接了。

4月6日前,他们很少送蔬菜、水果,因

为没有货源。有时,货源充足的菜市场老板

不卖菜给骑手,只按团购单,比如单价188

元、288元等高价的蔬菜包,不接受他们在

里面选购。

他们尽量避开小店、菜市场,挑选货源

时优先到连锁便利店、中大型的商店,为

顾客购买尽量明码标价的货物。运气好的

话,他们可以拿到购物小票,不用把时间

浪费在沟通上,直接无接触配送到小区口

口,拍照走人。

这是早期有货的时候。岳冬川强

调,到后来便利店基本被扫空,只剩水和

便宜。商超一般对接大客户,骑手取货比

较难,并且,他们不确定哪些商超在营

业,有的大商场只打开仓储后门。

商店开门具有相当大的随机性,并且

开门只是打开一条门缝。他们的经验是,

如果你看到门口站着骑手,这家大概率在

卖货。

如果没有明码标价,他们会和客户打

开视频通话,让客户看到货物、听着报价。

对方如果决定买,就会把购物款转给骑

手结账,等货送到了再给跑腿费。

骑手会在各自的群里分享一些卖货的商店,在路上看到手里有货的骑手,会询问在哪买到的。

大家都讲,没见过垄断的。岳冬川

表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家店明天可能

就不再开门,只能再重新寻找,1个骑手找

不到,100个、200个总会找到。

求购其实是在求助

在封控管理前,骑手们不太喜欢接单买

单。太费事。岳冬川解释,平时送单,从A

点送到B点很快,疫情前这种帮买单,这

里要一个,那里要一个,不是所有东西都能

一次买齐。

现在则以帮买单、帮送单为主。实际

上这是封在家里的人在求助,他们实在缺

少物资或药品,请我们这些还能在外活动

的骑手帮忙。这也是为何现在一些骑手

脱离平台交易的原因之一。

有言论指责骑手脱离平台交易挣

黑钱,呼吁居民保留交易证据,等上海恢

复常态后向有关部门投诉。

岳冬川说,脱离平台是有原因的,居民

和骑手都有苦衷,外面的人可能不清楚

求助居民的状况。

封控管理以来,能在街面上活动的群

体不多,骑手是其中之一,但是当前出来

跑单,骑手数量有限,居民下单多数时候

迟迟无人接单,一旦联系上一名骑手,会

立即要手机号、加微信,与邻居和朋友

拉群,如果再有帮买、帮送的需求,会

直接联系骑手帮忙。

受访的几名骑手都已加上百个微

信号。有时忙不过来,骑手们会互相分

担求购信息。

私下下单的跑腿费一般每单50元,

根据距离、货物的数量和重量,再与客户

商量,100元一单的属于高的,但是很少。

岳冬川说,这个价格其实并不高,你想想,

平时的同城急送一单需要多少钱?

并且,疫情下,还有最大的不确定因

素:时间,找货、排队、绕路的时间。一

名骑手接了一个买可乐的单,跑了一下

午没找到,他想把100元跑腿费退掉一

半,但是对方没收。

私下求助的居民也并不天天求购,

如果能买到,他们基本是一次性让骑

手买大量的货物。岳冬川说,接单还是以

平台单为主,平台整合了全市的需求,也

节省了沟通成本。

有些私下求助信息令人揪心,如果

能做到,他们不会劝其找别的渠道。比

如,婴幼儿的奶粉和尿不湿,骑手们近

乎达成默契,看到后一般都会迅速接单。

在徐汇区,岳冬川接到一个女生求

帮买药的单。他们轻易不接买药单,因

为买药需要排队,也容易碰壁,药房对

处方药有严格要求,有时要报身份证,

查购药记录。

这次,岳冬川身后就是一家药店。但

对方说,她的药是治抑郁症的,必须到

精神卫生中心去买。

到了医院,看到望不到头的购药队

伍,他想放弃。那名女士称,情况很急,

手里没药了,想跳下去,最终,他顶着大

太阳排了3个多小时的队买到药。那

名女士额外给了100元小费。



4月15日夜,上海长宁区一处住着骑手的桥洞。



4月12日,上海市黄浦区,一名骑手正在取药。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李强/攝

一名骑手接到送人的信息。客户是一个急性肠胃炎的年轻人,疼得满地打滚,肠子里像刀割。打120、110都要排队,需要自己核实到医院接诊才可以送。他出100元让骑手带到医院门口。

那个年轻人几乎是爬着从小区出来的。这名骑手用电动车驮着他,骑行十多公里从虹桥带到徐汇,寻找可能接诊的医院。

张年在一个封控小区遇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老人可能不会网购,也好像不清楚外界发生了什么,站在小区门口旁的栅栏里,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问前来送单的骑手,您这个怎么卖?多少钱一斤?有鸡蛋卖吗?

张年看到时,想掉泪,因为那个老人像自己学不会用智能手机的爷爷。他告诉老人,这都是人家订好的,要从网上下单。他买了一箱鸡蛋送给了老人。

在疫情前,骑手们喜欢送单的地方是医院、学校、楼龄较新的小区和高档小区。

因为这些地方通常不让骑手进,放在门口就行,省时省力。张年坦陈,老旧小区、公租房力量不足,经常会遇到可以让骑手进,但不让电动车进的情况,这些小区的楼层普遍低,没有电梯,楼栋牌号不清楚,骑手很容易迷路。

这些小区在封控后,问题更为突出。张年说,平常不用骑手送到家门口的,除非那个小区疫情非常严重、物业和保安遭受重创,一般仍可承担小区内的配送,何况还有志愿者。

而老旧小区和公租房则令人担忧。张年租住的小区由10余栋6层的公租房组成,100余户,负责小区的只有几名保洁员和保安。

因为张年等骑手租住在跑单,该小区不缺物资。张年拉了微信群,大家定期接龙下单。之前能进小区时,他们直接把物资送到楼门口。自从小区通行证失效,物资如何再送到楼门口成了难题。

有人向居委会求助,居委会距小区较远,人手也不足,让楼里派代表或推选志愿者的,由于该小区本地老人、外地人较多,平时走动少,也没推选出结果。

最终,张年想出一个主意:按每趟10元的费用动员小区保安多跑腿。疫情以来,保安也挺辛苦的,很多来自外地。张年说,多给他们一些物质激励,比协调楼里的人容易。

骑手的非战斗损失

顺丰骑手日入过万的消息一出来,就在骑手圈引起热议。张年说,当时大家认为是假的,即使是最牛的单王,这种状态下每天跑五六十单几乎已到极限,只有一种可能:那名骑手接到了企业单,还是相当高的打赏单。

顺丰同城的官方回复印证了他们的猜测,那名骑手共完成60笔同城配送订单,系企业用户下单,订单佣金计提总额达10067.75元。其中包括用户打赏约7856元。也就是说,该骑手平均每单不含打赏收入为约36.9元,平均每单获得打赏约131元。

岳冬川4月9日接到过类似的单,从徐汇一家医院拿中药挨家挨户送,一共37单,总收入1300余元,没有打赏。

这种单很累,要尽量快速送到。他那天没有吃午饭,从早上九点送到下午三点。

张年的最高收入纪录是一天3000多元,从早8点到晚上10点,跑了40多单,当晚腿伤复发。

张年说,这些天确实是挣到钱了,但高峰期已过,或者说是货源越来越难找。几位骑手向记者展示收入,从最高峰的3000多元,到千元左右,最少的一名骑手一天跑了9单挣到200元。

封控以来,骑手们最担心的是生病、红码和摔车等意外。

从4月2日至9日,张年没有吃过热饭、热菜,因为住在桥上,没有热水,车上放着一摞面包、瓶装水,但是经常吃不下,面包太干。张年说,他三天没有大便。很多公厕都封了,这十几天他们没洗过澡,也没洗过头,早上醒了用湿纸巾擦脸。

4月10日,一家连锁便利店开门,卖盒饭、热米饭、热菜。张年扒着门缝买了3份,坐在门口台阶上往嘴里塞,一口气全吃光了。

岳冬川表示,在外跑单,他们要保持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几乎每天要去医院花40元自费检测,出结果后上传至平台,并在卡口随时接受检查。

4月13日,上海迎来封控以来的第一场降雨。当天下午,上海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张年、黄明和岳冬川等骑手均未外出跑单,他们没有带够衣物,长期睡在水泥地上,担心再淋雨可能会发烧生病,影响跑单。

他们只有一项商业保险,每天开工平台扣3元保费,没有其他保障。骑手的口罩普遍也是自费买的蓝色普通口罩,买不到N95,也贵。

下雨天路滑摔车更令他们担心。张年说,自己摔伤没事,长期跑单不可避免,主要是担心摔坏货物、车和手机。尤其是摔坏货物,不仅白干,还要赔偿。

这些天,张年经常看到路边推车走的骑手,不是电量耗尽,就是车子出故障。

骑手的电动车分为换电和充电两种车型。换电需要到车行或自助换电柜。封控以来,许多车行关门。自助换电柜多位于楼宇内部或城中村里。可供换电点减少,骑手估摸着电量接单。

黄明的车是充电式的,他找到一个环卫站,每天塞给管理员一包烟,晚上在那里充一次电。

一些修车行与骑手达成默契,车出故障后,骑手把车放在车行门口,发送信息后离开。车行老板修好后,把车再放到门口,等骑手自行推走。

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早点儿恢复正常。岳冬川说。

(受访者要求,文中黄明、岳冬川、张年均为化名)

新闻链接:上海骑手保障的最新进展

自4月13日至17日,《中国青年报》持续关注上海疫情一线骑手住宿难等保障问题,通过内参、公开报道等多种方式呼吁这支上海保供力量,提供保障。多家媒体跟进,有关方面日前已回应将积极协调。

4月19日上午,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周岚在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上表示,外卖等电商平台骑手是上海市生活物资保供的重要力量,该在岗骑手已近两万人。即日起各区将积极做好属地配送快递人员的管理和服务保障,设立免费核酸检测专用通道,优先出具核酸检测报告,为骑手上岗提供便利。

检测师的「卷」起来

抢着

实习生 胡紫纯

这里是上海浦东高桥自贸区的一座厂房,5间临时搭建的气膜实验室并排而立。

4月3日晚,一支下午刚刚集结完毕、来自河北150多家医疗单位的共180名核酸检测师入驻这里,和他们搭乘同一架飞机的,还有核酸检测所需的专业设备。

在上海,像这样紧急搭建起的核酸检测基地不在少数。

据4月5日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市共设置约2万个采样点,上海单日最大核酸检测能力达到400万管。按照10:1混采比例计算,那些检测实验室,是400万管样本的归处,也是全市4000万份核酸检测报告的来处。

核酸检测是流水线作业,需要各环节通力配合。作为这条线上的一员,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检验科主管检验师周艳介绍,大批样本被送至检测点后,先在样本处理区进行分拣消杀、核录入。同时,在实验一区(试剂准备区),检测人员会进行试剂分装和扩增反应液的准备,完毕后传递至实验二区(样本制备区),检测人员在此进行目标核酸的提取,制备完成后传递至实验三区(扩增区)。